

WE

辛夷坞
著

我们

爱情里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你”和“我”最终成为“我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 / 辛夷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00-1550-0

I. ①我… II. ①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0027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我 们

作 者 辛夷坞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凉小小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邦乔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42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1550-0

赣版权登字: 05-2015-43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Best Time

白 马 时 光

——爱情里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你”和“我”最终成为“我们”。

我们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二十四章	爱怎会没有束缚
009	第二十五章	等不到的原谅
017	第二十六章	另一片海阔天空
025	第二十七章	一条绳上的蚂蚱
037	第二十八章	谁是不可替代
047	第二十九章	另一片树叶
059	第三十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071	第三十一章	不可触碰的禁区
083	第三十二章	要努力的都不是真心
095	第三十三章	从阿谦到子歆
107	第三十四章	这一刻的意义
119	第三十五章	阴影里的疯狂
129	第三十六章	寄生者与入侵者

141	第三十七章	命定的伴侣
151	第三十八章	得到的才是最好
163	第三十九章	我要的不是你
171	第四十章	最多情的无情
181	第四十一章	没有魂魄的自由
191	第四十二章	斜风细雨终须归
201	第四十三章	避无可避的沉没
211	第四十四章	江河入海
221	第四十五章	独守心众守口
231	第四十六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241	第四十七章	厌倦说抱歉
249	第四十八章	另一种成全
259	尾 声	我们之间的事

第二十四章

爱怎会没有束缚



Chapter Twenty-four

当祁善的眼泪停歇，重新得以主宰自己的情绪，她做的头一件事，是把戴在脖子上的那块玉和菩提子一块摘了下来，放在周瓚的手边。

“你什么意思？”周瓚冷冷问道。

“嘉楠阿姨把这块玉给我，说是让我替你先收着。有一天如果你遇到了真心喜欢的女孩再还给你不迟。”祁善接着说，“你会遇到很多女孩，有没有真心，只有你自己知道。”

周瓚也来了情绪，“每次生气都拿这些东西撒气，我没你那么幼稚！”

祁善垂首，脸上泪痕残留，却已无伤感，“今晚你不要住在我家了——好吗？”

周瓚用了几秒钟来消化这句话，确定祁善不是戏言之后，他咬牙站起来要走，恶狠狠道：“你别后悔！”

“把你的玉拿走。你不要就还给嘉楠阿姨，省得糟蹋了好东西。”祁善再次提醒，她的话像对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周瓚居高临下，脸上全是不屑，“我妈的玉就算了，那串菩提子本来也不值钱，被你贴身戴了那么久，颜色都变了，送出去谁还肯要？”

祁善一愣，转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翻找了一会。她找不到她的小剪刀，两手一用力，生生把系在玉上的菩提子拽了下来。绳结不受大力，断口飞溅出来的散珠落得满地都是。她把手里剩余的珠串扔进垃圾篓，递给他一个光秃秃的吊坠。

周瓚气得眼冒金星，一把抓过玉坠，指着祁善的鼻子骂道：“你有本事

就把从小到大我送你的东西统统都扔了，一件都不许留！”

到了晚上，周瓚的行李基本收拾完毕。沈晓星敲了他的房门走进来。

“善妈我正想跟你说……”

周瓚看着沈晓星手里的一大包东西，忽然没了把话说下去的心思。那个黑色的垃圾袋鼓鼓囊囊的，手一捞下去，依稀能看到整套哆啦A梦限量版木版画、发黄的贴纸、桃木小剑、贝壳做的项链、精致的核雕、碧玉雕的蝉、竹螳螂、漆器小首饰盒、檀木镯子、蜜蜡手串、古董胸针，还有散落开来的菩提珠子……他都不记得自己送过祁善那么多东西，有些年代太过久远，早就忘在脑后。它们过去深藏在祁善的大斗柜里，像潜伏的幽灵，现在才一一重见天日。

“我刚才在门口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她不要了，我再来听听你的意思。真打算扔掉？”沈晓星问周瓚。他们后来吵的那几句声音实在太，沈晓星和祁定在楼下开着电视机也被惊动了。

周瓚接过那一大包东西，也不说要，也不说扔。在沈晓星面前，他露出了些许难过，闷声道：“是她不要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沈晓星点点头，又说，“阿瓚，听说你这两天要走，走之前陪陪你爸也好。”

“善妈，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加拿大了。”周瓚像个孩子一样抱怨。

“这是你答应过你妈妈的事。自己做的决定不应该随便反悔。”沈晓星平静道。

“你也希望我走？”周瓚坐到椅子上，屈着手指插进头发里，赌气道，“小善讨厌我，你也不肯帮我！”

沈晓星又气又好笑。她是真心疼周瓚的。他刚从医院出来，抱在怀里小

小的一点，自己亲妈没有母乳，沈晓星一边喂一个，明显比较孱弱的周瓚总被祁善用脚丫子蹬得嗷嗷直哭。邻居们有些以为她生了对龙凤胎，可他们毕竟不是亲兄妹，否则也少了许多烦恼。她拍了拍周瓚的手臂，叹息道：“我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吵。你了解她，小善不是个容易做决定的人，可她主意一旦拿定了，谁都没有办法，除非她自己转过弯来。我想你们都开开心心的，但如果小善希望你给她一点空间，希望你尊重她的决定。”

两天后，周瓚飞回加拿大。春节是冯嘉楠飞过去和周瓚一块过的。周瓚那个在温哥华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姑婆年纪大了，根本无力管束后辈，周瓚早搬出来自己住了。冯嘉楠这次发现周瓚和一个乌克兰裔的女孩走得很近，她到的第二天就撞见那女孩过来给周瓚送吃的，对方竟然有他住处的钥匙。冯嘉楠提醒儿子要注意自己的私生活，被周瓚不冷不热地搪塞回去。他说那女孩反正也不会是她的儿媳妇，她的手大可以不用伸得太长。

冯嘉楠气得不轻，有意给周瓚一点教训，唯一的办法只能从经济上去约束他。她大量削减了周瓚的生活费额度，只给他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周瓚也不抱怨，没过多久，冯嘉楠听说他以节省房租为由搬去和那个什么什么娃住在了一起。

“我们母子俩大概上辈子是仇家。”冯嘉楠事后对沈晓星诉苦。沈晓星笑言：“如果上辈子有仇，也是你亏欠了他，这一世是来还债的。”说笑归说笑，沈晓星也劝了好友，孩子长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粗暴约束。尤其是周瓚这样的性子，有时候，堵不如疏，放任不理，他和那姑娘未必能够长久。退一万步来说，他们最后若真修成正果，好坏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冯嘉楠忍不住问起了祁善的近况。这时她才从沈晓星处得知，祁善和周瓚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起初周瓚还经常趁周末打电话到她家，名义上是

和沈晓星聊天，实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祁善始终没有接周瓚电话，听说在其他联系方式上也把他拉黑了。周瓚本不是做小伏低的人，一来二去，仿佛也死了这条心，两人近二十年的友谊毫无预兆地走到了尽头。

冯嘉楠若有所思地问沈晓星是否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沈晓星说她也不清楚细节，只隐约听见他俩大吵一架，事后小善哭了，周瓚大怒，两人把从小到大的往来物件来了次彻底清算，大到冯嘉楠送的玉坠，小到他们上幼儿园时做的手工，概不幸免。祁善把周瓚占据她家阁楼的各种家私，连带她替他种的花也都统统打包送回了他家。两人竟是摆出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如果他们俩之间出了问题，一定是阿瓚那小王八蛋做错事的可能性更大。”冯嘉楠有些怅然，“我有时想，他们一直都是不谙世事的孩子该有多好。”

沈晓星在这方面要豁达得多，她说：“管不了的事，就让它顺其自然好了。”

事实上如沈晓星所料，冯嘉楠故意对周瓚和那乌克兰女孩的事不闻不问，三个月不到便传来周瓚和那女孩已经分手的消息。周瓚说是对方喜欢上了一个德国人，他的语气里丝毫听不出遗憾或悲伤，看样子也没让自己闲着。

冯嘉楠有更关心的问题，她追问周瓚申请大学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理想的学校，把握大不大，她可以给他一点建议。周瓚嘴上说自己已经在准备材料了，用不着她操心，随后又说，反正只是混个文凭，野鸡学校有得是。冯嘉楠心都凉了半截。她趁午休时间打的电话，他那边应该是深夜，可背景声还是闹哄哄的，偶尔伴有女孩子的尖叫，不知他还混迹

在哪个派对上。

冯嘉楠从未比此时更深刻地意识到，她把儿子独自送出国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她的大半生都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错误累积而成。

“还有事吗？”

这通常是周瓚想要结束通话时的口头禅。冯嘉楠忽而转移了话题，“我听说小善和你已经没有联系了。我忘了告诉你，在你们吵架之前，她和我深聊过一次，也许我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脖子上那个蚊子包也是你干的好事吧？”

周瓚没有说话，但他电话里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停了下来。冯嘉楠也不在乎他的反应，继续说道：“是我劝小善及时抽身，离你远一点的。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的儿子，一直是我在管教你，你应该和你爸不一样。结果我错了，基因是改不了的……这么说还抬举你了，你爸虽然滥情放浪，事业上起码还肯下功夫。你呢，你除了那张脸和一点小聪明还有什么？你去祸害别人吧，谁愿意爱你这摊烂泥就尽管去爱。放过小善，你配不上她，也配不上任何一个好女孩。”

周瓚静静地等他妈妈说完，良久才不屑一顾地哼笑，“我说祁善怎么变得那么硬气，原来得了你的点拨，也是，她和你向来一个鼻子出气。你以为我会哭着求她，为她吃不下睡不着？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我身边一抓一大把。你替我转告祁善，玩不起趁早别玩！”

“你自己当面去跟她说！日子还长着呢，我盼着你不要后悔。看在你是我儿子的分上，提醒你一句：用伤害一个人的方式去表达你的在乎，是最愚蠢的行为……”

“我不是跟你学的吗？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基因就是基因’！我爸的

感情再下三烂，他睡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你不服气，也去倒贴一个小白脸。可我爸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的，你呢，你离婚、争取到大笔财产、又升了职、也有男人追你，可你为什么迟迟不肯烧掉我爸当年写给你的信？他再过十年还能有小姑娘投怀送抱，十年后你的小白脸还会摸着良心说爱你？没心肝的人活得更快乐，这是我从你们身上学到的。”

冯嘉楠没想到儿子会这么说，她低声道：“我可能到死都不会烧掉那封信，同样，我到死也不会原谅他。没什么好说的了，幸而小善和你不会有机会走到我们这一步。”

周瓚莫名地愤怒，“我和她的事用不着你管。你觉得你是为了我好，其实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在感情上你是个可怜的失败者，控制不了自己的男人，才变态地想要操控我的生活！”

电话另一端陷入长久的沉默，周瓚想要挂了电话，听到他妈妈显出了伤心和疲惫的声音，她说：“打败了我，你就赢了？阿瓚，爱怎么会没有束缚！”

他们后来兴许还吵了几句，周瓚不记得了。四天后，冯嘉楠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从中环打车前往元朗，她乘坐的出租车在途中与横插上马路的一辆小货车相撞。冯嘉楠当场身亡，司机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也停止了呼吸。没有人知道她当时为什么外出，是会见客户还是约了朋友，答案随着当事人的离去成了个谜。

周瓚乘出事当晚的航班飞往香港，和匆匆赶到的沈晓星一块料理了冯嘉楠的身后事。周启秀本来也要来的，被周瓚拒绝了。无论从法律还是感情上来讲，冯嘉楠和他已无瓜葛。周瓚坚信他妈妈不会想要周启秀送她最后一程。他唯一不确定的是，妈妈是否也一样不想再见他这个不肖子。

出事的出租车损毁严重，冯嘉楠的遗体也未能幸免。周瓚出面认尸，如果不是看到完好的那只右手手背有个浅浅的疤痕，他不会相信眼前那堆支离破碎的血肉就是他妈妈。

疤痕是十多年前的旧伤，那时刚七岁的周瓚不顾妈妈的反对非要学骑自行车，他的玩伴里只有他还不会骑，连祁善都在一个月前开始慢悠悠地踩着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晃悠。冯嘉楠跟在车屁股后头，周瓚不让她扶，为了甩开她，他蹬得太快，车头不稳，从河堤旁的石台阶冲了下去。冯嘉楠情急之下抓住了车轱辘的钢丝……也是这只手在四天之前拨通了恐怕是她这辈子最失望的一个电话。

遗体就地火化。那时，殡仪馆除了周瓚，还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高大，面色悲戚。周瓚心知这一定是他妈妈生前的那个年轻情人。他同样没有答应男人提出看冯嘉楠最后一面的请求。他妈妈一生重仪表，爱面子，活得比谁都光鲜骄傲，她长留在在乎她的人心中也应该永远是这个样子。

等待遗体焚化的过程中，周瓚和那个男人有过短暂的交流。沈晓星也不知道他们说过什么，次日，冯嘉楠生前的部分私物被人送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那个男人从此再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沈晓星也承诺对那人的存在绝口不提。冯嘉楠最后的这段地下情事原本所知之人就甚少，就此不留痕迹地随着她的躯体化作了灰烬。

第二十五章

等不到的原谅



Chapter Twenty-five

三天后，周瓚捧着冯嘉楠的骨灰盒回家。这次周启秀没有顾忌任何人的劝说，执意在家给前妻操办了一场后事。他一身黑衣，没有号啕痛哭，灰败着脸从儿子手中接过骨灰盒，拂去上面的微尘，手势温柔。苍老的气味是一夕之间从他保养得宜的躯壳中散发出来的。

收到噩耗时，周启秀也在路上——近期与他过往甚密的年轻情人号称有了他的孩子，这种事情自然要当面解决。周启秀有过不少风流孽债，离婚前是偶尔，离婚后是平常。他这辈子都爱冯嘉楠，然而他管不住那些从旁逸出的心思。他找的女人无一不是身材高挑，五官明艳凛冽。周启秀无法解释这是因为她们都像当年的冯嘉楠，还是他喜欢的女人就是这种类型。这些女人有些爱撒娇，有些温柔，她们都比冯嘉楠柔顺听话，他再温柔体贴，也没人敢骑在他的头上。周启秀有时欣慰，有时失望。如今他唯一能确信的只有一件事，所有人都以为他当年选择冯嘉楠，忍受她的暴烈性子，呵护她近乎单纯的偏执，是因为她有一个职位不算太高却有实权的父亲，甚至后来连冯嘉楠也那么认为。然而直至岳父急病骤逝，直至他和冯嘉楠成了怨偶，甚至在他们离婚以后，周启秀依然想过，等到他们老到无力争吵，老到心无旁骛，他会和冯嘉楠在他提过的那个山庄度过生命中最后一程，亲自送另一半离去，无论谁走在前面。

冯嘉楠说过，她像火，周启秀像水，天生无法交融。周启秀没有想到，她没有蒸发他，却在他眼前早早熄灭。

冯家的直系亲属所剩无几，这次来吊唁的只有一些远房亲戚和冯嘉楠生